養吾齋集

一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養吾齋集卷二十九

元 劉將孫 撰

碑

喜珪神道碑銘

昔者夫子謂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才難之歎久矣謂其不能以相通也奮武略者短文學文雅者減風裁布滯辯者闕摩撫古今人物往往取節焉若乃揚兵稱於兵掌吏材於吏治課飭於課賛

畫郎省闥選表使一道牧分數路雖不獲光大其施於其所敭踐可不謂之通乎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士大夫晩節係縻夜行不休山林之士降志於垂老者尚多有之況於歷艱難致顯融年及而遠引不以謝事爲名髙則其過人也遠矣若蕩陰唐公德王之行事終始可謂通才而有稱全名而能退者矣公諱珪世鶴壁人先有隱德翰林閣公子静嘗碑之家故兵籍少獨喜書學史中統初甫弱冠代父諳軍曽賦築昉嚴服勤

而安之暨圍襄任刀筆冒矢石不擇便自逸及臨安附
以調度供億積勞首選為臨安府宣撫司知事至元十
四年授將仕佐郎泉州安撫司知事十五年擢將仕郎
松江府判官十六年宣授承直郎佩金符提舉浙江渡
以例革改古田建安等處茶提舉仍金符未幾除福建
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十八年轉奉訓大夫同知泉州路
總管府事時四征不庭方行海外使傳徵調絡繹繁興
極力供億一不諉同寮規藉口它郡或競彼我誤裝遣

憲府稽實明揚特授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僉事望
雲思親不待滿秩移告去歸杭優游湖山間日擇佳處
奉養為樂父善人也壽考康寧備子孫之福及其卒也
無疾家會飲樂至醉就枕儵然而逝人感歎公無憾奉
匶北還禮葬先壠房子山服闋久之元貞初授嘉興路
海鹽州知州州苦潮害擬建石岸不能就省命延天師
以禱正官當詣海投符咸懼之笑請行曰為民也何懼
遂登舟至洋天朗氣清畢事而還吏民服其誠大德六

年授奉直大夫福州路總管府治中考滿至大元年陞
奉議大夫同知汀州路總管府事既拜命以七十不復
之任是年六月十三日以疾終于杭之寓舍明年九月
六日返葬先塋之左公忠實淳厚知無不盡功名皆以
勤力自致知己無毫髮徼幸友愛諸弟每官滿傾歸槖
會賓舊奉親歡餘禄悉付弟不私畜所居堂鄉先生扁
之曰蕚韡唐氏佳話也輕財重義貧不能償者取劵對
焚之有保定夏禹鄉者交素淺聞官三山請曰吾老無

子有弟客死三山二孤姪在焉公歸幸載之來杭及挈以歸則夏死於北矣撫之有加卒津給歸其母母亦已嫁次女許適張而死貯其聘資語張弟俾受而返之參差十許年竟妻以弟女不再納聘視薄俗以昏取贏者可一洒之也其遺事詎止此此其小者人猶不能及也宦遊嶺海三十年毒癘未嘗侵緊善信所致家法整肅良賤千指無異言寛儉得中誠心信於人惜其篤讓不伐居官臨民之事不得而盡紀也雖然觀於所自致者

亦可以知之矣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初娶新安陳
氏未及貴而亡再娶楊氏有婦道母儀子男五居仁居
安通政院譯史居敬嘉興路嘉興縣學教諭居約居禮
杭州路鹽官縣學教諭二女孫男五孫女二公之弟永
州府推瑗博好文以公宰上之碑不遠紹介奉安陽梁
梗之誌求文於閩惟是往來三山聞公之久又感於府
推之所以相求者著而碑之無愧辭銘曰
雲雷經綸坏敔蟄興智攀才附以莫不升文通武塞一

舉一廢孰能兼之君子不器顯允唐公奮自兵間吏牘以閑幕議載參佩金護江江始定濟易符貳州州感寧惠摘山課最宰旅升華征海選勞駕使者車何天不飛睠思親只終養稱懷榮哀生死海州石岸忠信安流閩邦展驥上考奏鄮崇階陞次於是八命拜榮謝退年及致政得正歸全幾於知天福祿榮名俯仰浩然蕚韡嗣芳書香壽後善人之報愈遠愈有鶴壁崇崇房子維山牢碑昭著千載靡刊

梅花阡碑

梅友王公卜葬於梅花南阡其孫銓寓書從吾友劉青谷來致其父若諸父之請曰於乎遠矣四方之為子以不能得須溪先生誌而悲者于是十年矣而先人交往之久也吾兄弟繼見之私也大懼來者無聞知倘一言揭之窐上之阡而來者曰宿昔先生之所與也載其賞激論議于此猶先生之賁諸幽也雖誌表若已具敢重介以請曰青谷語予行且弔梅友予凄然出涕而咭以

書寧再世之舊是為亦慨然斯文斯世至是公而餘幾也微再三之請猶欲顧托筆墨以寫子哀况孝子順孫之所為勤嗟夫古今功業名譽隨時變滅惟師友文獻因依暎發相與起而長所謂風流之繫人心者固如此也即梅友之善於身行於家不遇于時易世之恨其孰不然廼所為不泯有在此不在彼者不可以不之著也昔吾先君慎許可甚其知梅友也以槐城王國正欅蓋梅友學焉然迹往來不數聶心遠淳晏山心宗鎬蕭陶

齋淼龍每坐中舉人物隱約詩書不改其操凛然有自任意歷歷稱梅友先君子必曰然然常跋其上世王臨宋初登科帖云臨之孫某甲子貢吾州人金花帖高五寸許持此者騎一人腰鈴而走者二人士貧或不任所費而亦可謂盛事矣又十年科廢解帖亦希所為著此者俛仰今昔之感而猶以嘗貢世美為幸也其叙存菴詩云情性感發思兼孝友雖不求工而自然佳凡喜言之者類如此諸子時來長君最為密叔仲分教事二季

諸孫職庠序偕諸孫先後至每見問梅友安否喜堦庭彬彬可人意也嗟乎予獨誦言吾家庭所聞睹豈謂足以盡梅友哉抑舉所知而非溢美所以信也槐城嘗稱梅友于翁合時不苟相附以是心腹托焉嘗捕盜有功言之蕭平林力不黨以一命掉至歲晚獨依依首謂武功非志不願嘗以程文師事陳侍御伯大當路未嘗以書通每守宰訂交壹以詩文無他往劉容齋元剛于文守清介不苟作記玉陽精舍讀書之所相期真厚平生

詩文有蕭大山叙之張狀元槐應尤推敬梅友知已纓綿寧之數公止予所為約畧疏之此者所及也昌黎誌墓往往於交往生論議厚于植立其叙王處士奇男子獨載同時數名士問疾而亡與馬猶以為重涑水傳范景仁附之以吕獻可不計其已誌歐公重為薛宗道碣隧以為古所謂賢人君子所以銘見于後世者言簡而著世衰言出自疑于不信始繁于文而備于行事乃取其著于絳者以信于天下嗚呼梅友吾廬陵人也予舉

廬陵之言碑于兹阡匪獨尊廬陵以廬陵傳夫予亦何敢當此責哉惟是先君子之所與亦先君子之言之也維其徵而足信也雖然亦可感矣夫系之辭曰

昔太史公于楚漢之際志士仁人之不能概見者每于同時知識他傳依微托之如樂巨公魯兩生騶田生俠先鄧先者類不必及而及至孔氏門弟子吁子申培公學者或仿彿姓氏上然後之君子想像慨慕究徧終始如得其若而人若梅友平生之交遊志念大畧可睹已

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而是豈所聞所傳聞哉

墓表

歸來阡表

嗚呼古今惟行義無小大忠孝無表制故春秋以意論功而聖人於過觀仁吾言之而有人心者可以油然而感矣世之言陰德者必曰活千人夫一日而活千人誠未易能也而力有不逮其心者矣若以歲以年不怠則朝之一二暮之四三有萬且億而不可知吾不斷於為

德而造物者深念之矣窮簷絶食而婦告孕子不育長
凄然身世割肝膽棄溝壑倘得斗升旦夕尚庶幾免於
不慈不孝甑塵風雨樵蘇路斷而親喪永訣虆梩之不
掩而俯仰之無告倘有以蔽於道路而脫水火且魂魄
猶無憾也當此之時千金之賜不優於一飯之恩而即
時之感有過於傾家之施吾故比之於春秋之論議而
有謂吾言之而過者亦見其不仁高其論而託之辭也
若乃親喪之日盡矣固仁人孝子之不忍而豈有過者

哉禮之所以為節亦懼乎情之不可以制也厚自為厚愛自為愛而聖人豈於此而為薄歟記有之事死如事生及其祭也且曰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又曰出户僾然如有聞乎其音夫教之如此猶有朝祥而暮歌者猶有謂昔之人無聞知者然臥氷躍魚廬墓感瑞皆非禮之所有而一念之感天地亦為之變則孝之為道亦與忠而納肝枕股背無所本而造於後夫送終大事也使舁而置之茫茫之野雖極痛深哀亦與同人何異而適然

之感慨或過於親親之垂泣者有矣豈謂是果足以留千載而遺子孫哉厥有盡於不能忍之情而致於如生誼則動以致死而生之為訓而譏彼所謂致生者謂其生之道也而非謂生之事也親喪之謂何予孝之末能事之末盡而禮之說為資嗚呼其獨非人子乎亦自揆事親當若此乎故吾於歸來阡有感而一發之歸來阡者前太學生王某葬其父母於此也某之言則可悲矣其言曰先父家貲中產而樂於為善常謂使歲僅餘百

千以半備不測必以半為義舉歲賤糴周鄉人與若旅
行者年饑則施之粥有舉子者給之米死無棺者予之
棺於是數十年矣不幸年六十而歿於歲丙子吾母繼
為之益廣常寄耳目詢困乏致之其門以是一鄉不苦
貴糴不憂生虞死以至於今每設粥必碎米使易糜飢
腸不驟傷纖悉思慮且及此他修橋治道贍姻族周急
難蓋先父母竭力為之不問有餘與不足家雖不得肥
而意惓惓在焉雖舉扶教督猶及之某之在太學也父

棄之不訣今吾母之年雖八十又七而二兄先喪煢然送終不忍隨俗葬之遠即門對之山土厚而燥乃改先父合葬焉庶幾朝夕而見為屋其間使他年祭者於此治具既享而分胙男女先以列且穿其旁以竢從父母於九京也葢闢者為之凄然而悲方劉夫人之存也嘐翁左右奉養有孺子之愛每曲求一笑為樂或他出歸如恐不及徘徊膝下時其寒暑測其志念必有以當其意執喪毀瘠鬚髮盡變蔬食終喪既葬居墓次久不肯

歸子姪姻友泣强之乃返出入門外輒望阡欲慟其下
阡於此闢地理家之云謂以先父母之骨㝠幽遠求富
貴不孝子孫邂逅不能一時至是付之不可知不仁假
且得吉兆致顯效視境内諸鉅公家墓無不發猶不悟
不知吾行吾志而已雖衆非之不顧也吾之不使我得
從於此吾誓不瞑悲哉乎其言傷哉乎其見而哀哉乎
其心咼翁之先府君某字某鄉曲善士有志事功嘗遊
邊淮覬遇合不如意刻意教子猶有意為義學聚子弟

教之焉夫人以為遺言曷翁近復成其志夫人劉氏生某年月日没某年月日子男三人其先卒孫某若其平生行事盛德具於家傳誌狀可考吾獨著其生死間意反覆之以表於阡上當必有感發於吾言者乃系之以

詞曰

天有民而生之兮能生而不能憐生老死而同一苦兮何賤貧之多艱非人道之相依兮亦坐視而俱捐翳桑之不下咽兮緝蒙袂而貿貿皆盆水而義絕兮六十年

而相望生同志於及物兮沒同穴其猶家鄉感慨而遇
斯阡兮如昔見乎高堂哀孝子而不忍見兮事或下此
而不為斯義之所以難言兮而孝子所以可悲揭于言
於窐上兮令有淚兮漣如孰無人心非人子兮寧不俯
仰而躊躇

趙青山先生墓表

嗚呼是為青山先生之墓於是斯文之原委有可言者
矣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為文也碑誌

序平生記序紀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小大止未至紆餘浩蕩舂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蓋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尚其文者不能暢於理據於理者不能推之文紫陽於文得其纒綿反復唱嘆之味故其論說則辭順而理明而斯文之不可合者固然也吾廬陵巽齋歐陽先生沈潛貫穿文必宿於理而理無不粲然而為文縣是吾先君子須溪先生與青

山趙公相繼令四方論文者知宗廬陵而後進心胄耳
目涵濡依嚮無不有以自異獨時殊施狹不能丕變當
世如昔六一公之盛而私淑之文獻可以俟來世而不
慼夫豈一人一家之私言哉吾故表著之於此青山先
生諱文字儀可其字儀則初名鳳之以先君子嘗字之
惟恭後唱酬每稱之儀可若世次見所自為狀少年即
意傾巽齋氏雖不及講下而館暇考質如卒業廬陵場
屋三萬書生白頭望一舉如梯天惟青山自年二十六

以宋永名貢景定甲子及咸淳丁卯第宋吉貢庚午以
萬年名貢癸酉第宗彊貢甲戌宗彊第青山以今名試
京庠零分入太學京庠有類甲試若零分者羣千百試
經賦各取一選艱甚青山笑談拾芥如方州弟兄同時
捷雋諸公閒如閩陳中山張过叟嚴何訖叟婺施景文
皆知已數日高科異等疊疊而科廢迹熄晚教東湖廣
選教南雄而青山老矣嗟夫當青山閒關攜弟元簡從
文信公于閩文公蹉跌而元簡客殯蕭條來歸于對牀

喘息相聞夜話景景雞未鳴披衣語待曉跼天蹐地未知來日之何如已而予客授南劍報以元簡墓亡恙遂步走劍歸元簡骨未幾予承之洪泮扳青山教導會省憲知青山從游日以衆青山暮年得筆墨不甚索莫天其猶以是為靈光耶而今亦已矣文章英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英者所以精者也每歎作文之陋不知所以發其精英者類以椎魯者為古崛彊者為奇遏抑其光大登進其泥塗遂使神駿索然一無足

以動悟有能以歐蘇之發越造伊洛之精微篇有興而語有味若是者百過不厭也安得起公九京復論此事區區所為存一二於千百者竊獨悲夫來者之無聞也公嘗自喜為文老猶有俊氣而世之談者每欲求加於俊是豈非所謂可與知者道者哉青山長身張拱左視傲下慨然而言無不盡於意談諧文戲倉卒蠭涌讀書提掇警醒聞者感動抑揚高下聞思過半矣所成就聳悟往往神氣激越使然公少吾先君子八歲而先君子

推重之以為吾黨婉孌不忘無疏密如一日先君子之
喪自宜春走來書云先生之門是為門人之首其愛而
不可解者稀矣予於公忘年之交篤密逾至每憶極論
一世人物予謂高下能否各可任因及其某如朱文公
謂陳同父者公撫枕躍曰吾意正爾噫公之所存者豈
但文字閒耶公既自狀其平生雪樓閣老復為之銘墓
予厚重以請曰斯文之好也予故磊磊論之不復詳於
言行而師友關涉須眉彷彿或者其庶幾得之若狀誌

所已載者不復贅系之以辭曰
惟斯文之英氣兮如寶劍之干將九地不能藏其輝兮
萬里不能塾其光龍吾知其為變兮雲吾知其為祥陋
猥瑣之瞶明兮已洞見其肺腸州里之不可行兮何感
人之可望惟是公之素履兮中誠信而允臧謂龐公之
隱安兮蚤湖海之翺翔謂長卿之慢世兮薰晉鄙之德
良聞其言而信其行兮通杳閉而化陸梁八九十而寧
康兮安生死而猶徉嗟昏昏之醉夢兮徒恍惚而擾恇

以此知其中之所存兮渺何足以測量懷山中之明月
兮耿斯人之未亡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三十

元 劉將孫 撰

墓誌銘一

宣武將軍汀州路達嚕噶齊爪爾佳玉隴齊公墓誌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下江南暨嶺外海隅無不服從迺詔分江南列城賜宗親厚藩屏福建則汀州為令魯國大長公主濟寧王湯沐邑戶六萬六縣悉屬焉汀在閩南邊鄙一道控扼重地于時府朝遴選帷幄信

臣長總管府事奏准王䶮齊公授宣武將軍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在郡六年卒於任嚕噶海公繼之亦授宣武將軍僅一年卒於任於是令達納武德三世矣汀環山負阻民俗獷悍接江通廣姦宄出没建府之初兵草相挻疆界陸梁巨猾傾煽郡宿重師無日不于征討是急大宣武公嚴肅威重風馳雨沐枕戈裹甲蒐獮鎮撫化賊為民小宣武公明果敏毅繼世忠勤以及武德首受省檄判府事既而襲龜傳印今又十年于兹豈弟謙

厚事上誠待下信跋履兵間小心敬事遂能輯理凋獘
勞來逃亡使邑里城市日增月益漸復承平之觀凡來
遊者無不舉手慶幸咏嘆太平之澤知承流宣化之有
其人其效至此然其間艱勤險阻撫摩綏靖是家祖父
子孫之力遠矣此其功也論世而其德也在於汀之人
心藏之山川猶不忘也武德間謂其屬文學掾盧陵劉
將孫曰吾荷貴主寵恩三世三品而冢上之碑未立無
以表先世之遇以衣被其子若孫則盡其世系本末命

為文且歸而刻之宣武公墓上將孫世有職于太史氏
又以文學備員于汀采之父老耳目備知其事公命之
執筆不敢辭謹按譜牒次第載之王隴齊公之父曰阿勒楚
爾實事太祖皇帝得親近會今駙馬祖額勒齊諾延永
忠實可備心膂者選以畀之由是信任冠府僚為管諸
色戶元帥寵愛之逾篤後雖諭指欲其歸留不遣王隴
齊其第三子初為應昌路管領蒙古軍下江南日為拉
珠駙馬首領官分鎮守泉州等處宣授宣武將軍汀州

路總管府達嚕噶齊長子噶海繇位下管領諸色人匠
至元二十六年承襲宣授宣武将軍汀州路總管府達
嚕噶齊今達納亦長子也為位下蒙古必且齊至元二
十七年噶海公卒福建行省即檄為府判官三十年宣
授武徳将軍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内勸農事
其世事濟寧王府而晉膺天渥者如此若其氏族則出
伊埒哈雅古族氏今家於全寧府城阿勒楚爾夫人四氏凡
八子嗚呼是可以言蕃衍矣徳莫不以積而盛未有無

初初微而中盛必其積厚而報豐夫奮羈旅驟貴幸揚名於府廷顯命于天朝分茅錫爵金章紫綬專城絫代且將世世永為藩輔其先德之盛不言可知已而前芳趾美恩澤及民曄曄著見者其積復如此天之報施其又可量哉每歳武德稱觴太夫人前婉容順色子弟髙下一門雍睦長嚴幼順各盡其歡心南北士大夫葢慕之世之貴公往往各以其顯者傳於是世族類不復省古之所謂盛者固在此予也既熟知汀民之所為感幸

嘗得升公堂親覩家庭之盛又嘉武德不忘其羣從謹
識名次者如此故詳著於碑使有考而係之以銘曰
積善之慶繇一人興既大且蕃子孫高門譬之於木植
得其地枝條衆天本根是芘維元帥公扈從忠勤輒從
近侍往驂府廷曰忠曰信倚毗以世賢子令孫繼繼承
緒惟兩宣武宅是閫邦璽書申命于前人光重珪疊組
父周子魯完其創殘歸美公府於粲金章三世一門不
于他人惟是後昆匪榮其家實章有德賢賢善繼功在

南國汀民安安江野閑閑是二十年孰知我艱乘傳來歸家慶拜墓曾玄林立車馬塞路維祖之積以貽斯令令兹種德在汀民心於乎悠哉與末有艾穹碑植龜千載之揭

承務郎福州路福安縣縣尹張侯墓誌銘

予來光澤見耆舊相與言前令之賢者必曰令福安張尹去思謳如也予問尹之得此於民也何若則曰尹故自臺憲發身持已謹閱事理熟待士如賓友拊民如子

弔予於是心識之矣既數月聞福安有異傳前之稱道
之者相與問訊言輒顰蹙太息又改歲喪自福安來耋
倪山谷走弔者如迎新信其真有以得此於人之譽者
固非私好也其子以福安士陳禹圭所為壙誌謁銘又
見福安之譽如光澤焉其没也繪而祝之學宫嗚呼南
北之為今者夥矣有推不去者有問揺手者有健見稱
於官而民不與者有誕自以為能而下厭苦之者令未
易為也才可以擊斷斬伐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

力可以變化闔闢而不足以致去官一日之譽若張侯
之於二邑也去之久而談如新死而事之者倍於生豈
非所謂盛德至善民之所不能忘者哉予是以取以銘
之以勸世之為令而無能得民者承務郎福州路福安
縣尹張侯諱廷璉字文玉入國初以才舉為工部及北
京宣慰司奏差御史臺選為宣慰使至元二十四年授
進義副尉同管勾御史臺架閣庫凡三十年升校尉管
勾二十九年轉敦武校尉真州判官大德戊戌改承事

郎部武路光澤縣尹乙巳調福安其佐眞陽方兵後招
流亡闢蕪曠通河道增稅課入福安修邑學建二橋皆
卓卓可稱禱旱立雨勸糴不擾而濟為貳也調劑上下
各使無畦町為長光澤得其佐無不適於分方初任光
澤也自中州入南閩由幕府親吏課慨然曰地無難易
經理在令民無愿悍安集在政可以言知本矣為人凝
重有度居家孝友無玷以其政譽觀之尤信生前丙午
卒以丁未六月戊申年六十二娶郭氏子三輝某位下

提舉次昉昇女一張氏遼陽仕族銘曰
張起渤海家于遼陽節度其州奕世其昌留守是嗣男
有十四出仕者九尹邑者二侯為長裔材早承宣于部
于臺掌固久淹迺佐古郡迺宰南邑攺縢命訖士歎民
泣百年夢短二邑思長考終歸葬三子奉襄緋衣皇皇
留像閭學惟玆才賢式示來覺

前進士真州揚子簿從事定宇趙君墓誌銘

至大庚戌七夕後一日予以部運卧延平驛中夢定宇

談文語笑正洽忽忽出門去回首曰昔者之約愼毋忘覺而診斯言之亡從也固惘惘而疑越月歸順昌道中得由益書椷題即有異泫然前夢之不偶書中歷述舉扶屬纊間意以不得予文為無以葬徵其日適夢之時也嗚呼君之所以不朽者豈果在是耶念他時與君從容二樂六香間評論傾極嘗相視不復言輒悠然身後誰能著斯志者予雖嘿不敢當而心任之矣幽冥良友一不概見以老而忍忘諸然何能發君之憬憬者而死

生之留意若此微由益之請且彊而附以盡於斯文昆弟之情矧由益之辭之勤之悲抑君平生一至之性獨往之操人之所不能知事之無因見者予得而彷彿識之不必其狀也君長身如鶴簡遠不脩飾望而有蕭條方外之趣眉間英氣不顯為青白眼而塵中俗外昂昂有不可混之色浮湛世故深自摧斂遇田父泥飲喜醉人不相識與為嬰兒戲至論議不契或好惡異指雖不動於容而怫然者固在於貴公不少讓故素不茍同也以

是不踈於人而人亦不憚於親嗒然閉戸靜坐遐思覺古
今有餘論義理多遺闕槩非紙上所得聞可人相過遮
飲不聽去而亦非其志也詩文問學特達自信流俗不
能屈評帖辨畫精悟玄察青紅塗抹不可眩以奪周旋
元方康成間志合各有在為常庵求銘廬陵特來謝吾
先君子須溪先生一見賞識如平生留踰月不忍去謝
疊山枋得幽憂隱約隃聞問不少置經徒館穀料理了
不計慮而亦不以為名予嘗評君儻與人家國事義能

是非爭可否即抗觸取顛沛不悔遇知己感激上書請
同貶慨然優為之至特立獨行且使舉世非之有不顧
也而泯没如此予言之而信者誰耶是則可悲也已君
嘗為予言常庵没家無守寸田尺宅而世變適爾俛仰
真不自聊賴故交急誼以濟及今而粗給惟天念先人
之清貧至此故營諸庵為墓守廬至窆補常庵所不及
為外此都不甚措意其於人事泊然者有以也君諱孟
字仲仁本宋藝祖秦王宮諸孫六世祖令蒧守建昌因

家焉曾祖師嶠宣義郎知英德府祖希登贈朝奉大夫父與植集英殿修撰兵部侍郎妣徐氏封安人生前淳祐甲辰登咸淳辛未第主真州揚子簿階從事郎在揚子入淮南幕府應山李樞使庭芝厚期待之常庵没廬陵跣奔歸葬事祖母贈夫人曲盡於意能使其九衰而忘失鉅子之痛喪既畢事憤惋得喘疾卻掃不出者幾二十年以此疾終其身謂遠葬不便我已病不能時至他時子孫當益疏舉祖妣父母三喪於城近為庵曰常

靜合之曰常清靜樹碑成緒游武夷訪道下西湖弔古若粗畫於意有飾巾俟命之懷焉雅愛麻源山水多晉宋間名人遺跡卜壽藏第三谷迺最深處爲澹居庵且請觀焉性博識敏警動中曲折人不得而欺晚好琴能自斵不繇師而詣其妙因病得醫每恨庸術倒治其言古法惟汗吐下三條而世不敢及時而用固有感也其詩佳處吾先君子叙之它名公如疊山如季明通交推重年六十七配周氏子由禮蚤世由升先七年卒季由益

也君篤意教子由益為不負矣女適金華胡駒孫男七
宜髙後由禮宜久宜永宜大宜中宜吉宜賢尚童穉孫
女一適聶公權以是年九月甲子奉治命葬澹居銘曰
貿貿雪霜芝蘭之芳凄其寸心松栢同剛稽天之浸變
化湯潏泫然清泉自抱白石悠悠何樂皇皇何求俯仰
事心我居我儔松楸定止亦定吾宇徘徊幽谷如是隱
處圖書寄興山水會心流俗自踈獨絃歌音以名父子
稱前進士全生全歸何憾何愧

聶方峯先生墓誌銘

大德四年庚子正月二十有七日方峯聶先生卒于家訃聞羣弟子奔赴斂某以病不克馳涕而先之含襚其猶子壽老報先生病次第所為狀且曰有治命命子銘既數日又書來道其孤留畊述先生之命自臘月永新病則慨然平生志行無能知者他日銘必屬子敢奉以請不待狀某執書三泣小子何足以銘吾先生哉雖然有先賢之前比在況先生實命我其敢固辭蓋吉文二

聶先生四十年為章甫逢掖之宗大聶先生諱淳字吉父學者稱心遠先生先生諱濟字明甫初名天聲則字鳴甫學者稱方峯先生二先生自為師友各自有論著門並列生徒心遠先生紆餘沈潛所著刻厲精詣經髓史目銖分兩校先生于其間發以英氣汪洋貫穿深探四書而折衷于本心經意每講辭竭理盡不為彼此異同要于當而止不為沿襲亦不持為名高及門之徒先事先生而後見于心遠者緜博而約事心遠而見于先生

者又精微廣大兼之金春而玉應規春而矩秋交相應而充然各有得嗚呼斯一時之盛也心遠先生僅再貢江西漕先生又不達謂科目可必得人耶而二先生之窮特若此先生先世善醫陰德盛仲兄文甫俊甚先生少精悟先府君欲俾世其業文甫蚤死始從心遠俱以儒顯先生嘗為言乙丑心遠試禮部正旦先府君夢有告者云君平生不妄取多隱施令一旦且相償先府君呼先生疑伯氏為他人捷巳果然是二先生之興也有

培之者久矣先生屢考入貢輒爲庸有司所敗得其遺餘者無不貢嘗一舉四五士皆同案迺獨見遺皆媿歎教人傾竭警悟欲剖心與之不妄許賞未明起讀經傳味出辭外情文油然生于人心先君子須溪先生嘗留虎溪齋中聞讀中庸大學或問喟然曰何其聲之動人至此也聞者其有不發越者乎每見時流程文稱當時者諸生羨慕喜之則歎曰是潢潦也已而邁衰各枯澁如先生言心遠爲尊經録讀書日有程自天時人事經

子史集解說詩詞所覽有評有論小楷精密充篋先生
於易于書於論語皆有集說為明辨録天文度數律歷
疆理臚分條列字如蟻窠蒐諸家短長紛綸跋涉必折
衷於一是而後已嗚呼二先生之學之文之教未知視昔
人何如而今人者媿之矣顧隱約淪屈至此彼釀虛聲
實舊貫婆娑以有榮名此識者所為不能不嗟恨于科
目也先生材足以達其志彊足以行其義遇糾錯徐理
不亂即蓬蟲起旅距身獨當之惟所植立無瑕故不跲緩

急然諾必不負必有以報危難不憚已有名士辱于疆
宗啫不理先生植義白之府不問其人既已怨兵後姦
猾胥動心遠幾落搆陷先生出之網羅遂使當路知所
尊禮先後任教諭吉水廬陵録正郡學校藝彬彬才俊
具起其餘事猶抉弊端鋤姦穴一不留後患晚受行省
命為永新學正閱十月病使先生蚤達必能為人物辨
可否為世事爭是非必能使可行者行當為者無不為
顧闒寋宂轉折旋蟻封猶使媮者駴而不肖者噂沓其

後也則先生之志不愈可悲耶心遠先君子同事前崇政殿說書歐陽先生巽齋公先生繇心遠遊歐門尤以詳密見喜張迂叟居中每得試藝聳歎謂有本者如是溪園周國史論議高世獨心敬二先生館耐軒府公所歲晚如一日鄉校朔望講必得先生重其進趨禮貌音吐激越北方士大夫屬目竦聽先一年郡侯聽講驟嘆曰吾每坐堂上欲睡今始眼明生嘉熙丁酉某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事二親最孝能盡其讙心

季初裕中貧推讓曲承母意其死周恤之備恩勤心病
幾十年左右扶持暮年尋家學少技脈能豫決死生病
即知不可為卒之日猶潔衣冠對客自言所以卻藥者
先生已矣此道亦絕娶鄒氏子男某某女幾壻某某孫
男女幾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某年十五得事先生一見
而奇之獨患其太過心遠先生復賞待之甚于今三十
年蚤陷世患慌兮舊聞之日落每見每媿心遠先君三
年卒今又哭先生焉負二先生之知矣先生既命之銘

獨敘其受教以來所知彷彿以存先生之微言隱志而心遠先生之大略亦存焉嗚呼末之談矣後來者或因是以概見其人悲夫銘曰

世剽捍以為經兮孰委海而源河襲蘤鎖謂之文兮孰流根而散柯俛信屈而巧行兮孰奮激而磊砢彼揚揚收其聲兮此寂寂其柰何吁嗟先生存者之長兮固何必譽者之多耿文江其餘光兮鬱東山其不磨

前太學進士復心崔公墓誌銘

往歲甲戌聚江右士大試于洪以十數萬計于是復心以書擢第一先君子須溪先生聞之喜得人考官為温陵邵宗斗留郡幕即索謄副讀之風簷薄暮再三過不能已侍側即見授曰前無此作也吾不意文字之妙至此其題為多方中汝尚克敬止敬者義理之粹言而下之爾田爾宅者頑民心腹之曲折故難為言嘗評斯義極小人之隱微而君子之德美其屬望復心何許未數月而橋門士散又一期而崇化草生之矣每慨然科舉

千五百年而後文字變化始造於極孰知盛之不復可加者乃其運訖之候耶嗚呼今嵗五十年矣讀其文猶怦然也古所謂言立者一言而止耳或且有其意已足是雖時文進取抑書生不得與於論議予奪而一日之長可傳誦至今有鉅公顯仕髙文大册所不能及是豈不足以不朽也耶公崔氏諱君舉字宏甫家世習尚書父簡齋老場屋稱經師少即才氣縱横掃羣輩一空論議卓犖月書季攷無與前諸大宗父行皆屈下之庚午

大比郡擬試第一秋賦亦如之試南宫又幾如秋闈而對策景景觸時忌遂不第然名聲隱然出一時奏名上次舉混試魁江西叅觀化中塗而歸歸而浮湛笑傲不知時世之易邁酒酣縱談顧四坐嬰兒之隨意諧適不復計某某當何如或時抑首嘿嘿如不能言一語微中能使他日猶絶倒孺兒嬉弄觗排指撾披抉若不遺而無不依於義厚意藹然間見故知熟視揮手去是孰能臆其所存哉筆墨精麗詩文倉卒沛然不蹈常襲故感

慨宛轉烏烏縷縷理盡辭達皆有味其言也使客之至於安成者無不知尊禮鋒雋鍔鍔不小挫邑校屢借重分司廉車選教太和行集賢敦請長鳳山所至斯文宗之塵埃糠粃猶足以陶鑄與盡輒去鳳山以簡齋憂去不復有當世意提學使者雖再委鄉校及禾川又奉省檄再强起鳳山意泊如也二親高年徘徊膝下友愛婉孌故舊急難曲意經紀無不盡於分平生於是非好惡不能吐茹間以嬉笑出之所過大家子弟可稱稱之可

進進之各因材而篤中誠愛之慕之不能忘山立張拱神意浮眉宇間非其意合即貴游勢舊不少假借世難多囍隙嫌屢構回旋偪仄有不獲巳者矣非機變開闔殆不自拔館穀東西不足以振貧浩然無所回屈晚更多病病逾棘卧疾五年而没没而郡僚倡率弔祭之逢掖士追思之不置葢一州之名士四方之人望頓絶於此矣生淳祐辛丑六月二十五日没延祐丁原缺五月二日曾祖上達祖懐卿父子敬簡齋也娶劉氏先卒男二

履長先十五年卒次積中女一適劉庭芳孫男師錫卜九月甲申葬州南順安鄉東塘阡劉氏墓側遺文收拾尚四十餘卷若所不起草者有之四方無不傳長弟應林第甲戌皆所成教晚亦授蒼梧廣文掾予自甲戌相與周旋忘年晩晚昨閩歸值已病不復見心愴然長問安否積中書來謁銘授先君簡齋銘墓事契感念今昔之故其不可傳者已矣乃欲彷彿於抵掌談笑以存其形容而感之深辭之陋意有餘而語不逮也嗚呼悲夫

銘曰

科舉之行千五百年名公大儒豈非能言高科膴仕陳迹飛烟雄辭傑作曽不一傳或謂渾璞乃緊福全幾年干將光欲燭天寶氣蕭條秋風暑寒千古之傷世何是損究其色笑與時周旋居今言之孰不謂然

梅所曽貢士墓誌銘

士無論達不達守詩書世業吾伊館穀以善其身安約守素以居其鄉乃子孫斯文之福歲不足而代有餘雖

一時視髙門華屋封君鉅室低徊其間誠不可及然坐閲盛衰興廢之變陸遷谷湮或遺跡不可復得而吾之書固存猶足以遺後人而開來世則士之得於天者豈不甚厚哉擇術莫良於此近四十年間世故尤捷忽諸之悲往往一回首間而噫嘻及之予於誌梅所曽公之墓不自知其感嘆之彌襟也梅所諱應龍字仁夫元祐戊午與先君子同舉於鄉居廬陵南宣化鄉之朗溪其先世安止安强兄弟及東坡周旋賦詠紹興經界家任

宣化之役繇是祖訓謂有田不足恃惟教子孫詩書當留意三傳而至梅所苦學自力受知鄉先生約山朱寺丞渙領鄉書為儒族佳話景定甲子從里大家之壻干殿巖者遂留𢇁館幾十年高冠從容視貴勢泊如也咸淳甲戌以來家居教孫後殿巖開省江西亦不復見山林優游者二十有三年而没年七十九視聽聰明易簀戒其子勿事緇黄五子八孫皆儒業曾孫又十二俱志學吾之所為嘆也者以此嗟乎往丙丁間先君子辟地

永水上去梅所鄉十許里梅所時時過舊館因來訪叙鹿鳴之舊衣冠高雅言論純確至今如在予目當其時崇閎峻宇重樓髙閣相望臨江古木五代時物園林鐘鼓百年盛際辛勤植立始及此曾幾何時荒丘斷礎樹傾路斷江山亦不復可識主人即漂揺改化不知所如往人事反覆不足怪而梅所之所樹者視此何如哉後丙申又二十有二年公之子逢辰以書請銘曰昔者不得請於須溪先生也一恨伯兄逢子嘗具述欲請於契

家也未及前而伯兄丙辰又卒二恨傷哉願附伯兄銘
之也予亦慨然安得辭生前戊寅某月日没元貞丙申
臘十有一日曽祖朝字公佐迪功郎祖延信字邦孚父
發字恭叔母蕭氏娶於禮源周子逢子將仕郎逢午逢
辰逢原逢吉長次皆卒孫二曽孫二葬某所逢子没於
延祐丙辰十月一日年亦七十五男為明初予斯銘讀
者亦必為俯仰三嘆而梅所之盛德一門之方昌吾儒
之可恃者具見於是矣銘曰

翩翩兮朱門彼以其富兮我以吾文愔愔兮白屋昔年種樹兮今亦喬木幾六十而如初兮後六十而如今惟是父是子之不替其心兮於以裕其後人

曽霖巖墓誌銘

嗚呼予讀曽君明孺所為其仲兄霖巖狀何其悲也人亦孰不願守鄉曲墳墓弟兄妻子長亡恙為樂哉若馬少游所云者世固不乏此人也稍負才器必不肯但碌碌欲垂名當世理無不出鄉坐致以有聲華者而功名

時命之可憾邂逅蹉跌非意所及者何不有而古今有志之士終不以是少挫者則亦欲有以見於當年也悲夫茲志也儻無追論而深悲者以傳之不朽則九京之不可作也其誰與歸嗚呼難得者才也不可遇者時也不可及者年也而至痛者死也如其才如其時而年又若可以有待而抱人世無涯之痛去之久而哀如新思夫人何不乘時捷出以慰其意而斯才也卒憤抑而無所展且重悼其不幸固所不能為者命也而亦何不淑

至此然使盡快其所願不過榮華一瞬而止雖砥礪植立方時平奉法令從事亦幾何其自見政未必能使人哀窮悼屈感發慨嘆以歸之命者若此也宇宙以來才賢志士所為傳之千載而如見其人如聞其志者往往皆有所不試而不釋者也而豈功名富貴人哉賈生流落於後元馮衍坎壈於建武得其時而無其機也李將軍不遇於沛豐河汾氏不及於貞觀有其才而無其時也老泉客死於東都大愚寒疾於旅邸豈非遇其時有

其機而不能為其命也嗚呼吾哀思反復以銘吾霖巖
豈特以塞其生死之悲而人才世道不相值而適為累
者固巫咸之所不能招而九辯之所不能平也然則霖
巖可謂之得其所矣亦可以靡憾也夫霖巖諱良儒字
作霖世家太和梅溪籍雖占太和而於廬陵接也故於
文山信公為内兄弟文山魁天下不忘外氏之教誌外
祖墓叙兩家相依意辭指懇篤霖巖少即駿發七歲文
山命賦省題詩有奇語讀書文山極為賞愛試鄉校拔

出同輩皆期待之文山行督府與弟侍軍書閒幕議校
兵部架閣從督府循州督府潰信公入海復與弟間關
歸奉二親以老慨然有海上田横之志而親年家事係
之矣伯兄弱謹事之如子然弟屢以奉公致累力援出
之南北之交負固者相望官軍捕逐依聲援以是雖居
孔道猶樂土棟宇日新二十年間事多出意表家魁然
指名無可辟而内不以困累外不以跡疑震凌而安平
風雨而家室繄其才實使然中授永豐尹弟先入北洎

中外恬熙鋭欲以事業自著偶夜坐舉伯夷傳附青雲
施後世語有感於小蘇公河華韓歐之云拊髀而起問
弟昔北行往來道塗狀旦即治裝趨燕山一時名公多
欲出其門下剡章密薦交上報聞正坐志偉不屑就才
髙不苟合自是有意留轂下觀竒四方居六年而疾不
起於京邸為大德六年九月一日十一月訃聞臘二日
櫬返於鄉士大夫無不傷之鄉人咸哭之哀嗚呼倘天
假之年當必有磊磊軒耳目者是可以言命矣霖巖僴

儻權奇而本之孝友忠厚故氣義稱於人威信著於效
往母病不知人已三日夜從兄跣禱瑤峰絶頂斷減各
十齡與母已而母頓愈者凡二十年又嘗刲股自歎直
倉卒愛慕無可措出此以為非聖賢之教置不道喜交
遊慎終始乘輿過從風致有奇趣歲平糶遇旱禱輒應
父兄子弟以是每依依焉晚作見山堂旁為道院中祀
先世遺像乘雲公其間嘗語其子吾他日北歸且從化
人修士老焉此其景景者曽不得以少遂愈可悲也曽

氏繇盱江徙又分為蘭溪有世本稱長者施田創寺里佛像中帛書云曽祖昌權祖珏號義陽逸叟生二子四女信國公母齊魏國夫人其仲也叔子渠鄉人稱梅溪先生是為霖巖先府君妣郭氏娶以其姪持家教子禮法肅然子三聞詩聞禮聞遠女二生前淳祐壬子中元先一日既歸櫬之第四春十年正月八日巳酉葬大嶺阡先葬作則以狀請銘詞情悽絕即是可以知霖巖之能為兄也昔先君子須溪先生記君見山曰予以聞禮

也才而婿之銘固不得而辭焉作則明孺也銘曰
天乎才難何累非才賢馳哲驟軸析輪摧嗟哉霖巖從
乘雲公時雖云異志將無同豪傑留名事業垂世六霜
客久萬里歸瘞生懷從兄没黯相望魂兮歸只見山之
陽有崇太嶺先世吉卜既固既安於後人福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劉　堦